

告别「拎马桶」

（报告文学）

巨云鹏

“长见识了！”有的拍了照片、视频发在网上，又有更多人惊讶。

这几年，愚园路成了上海的网红街区。天南海北的年轻人，在路边喝咖啡、摆造型，有的会摸进延陵邸，东拍拍、西拍拍。

每当看到这些外来的面孔，觉得挺得意，又会不好意思。毕竟，小区里有个倒粪站。

母亲离世后，我家的马桶不怎么用了，但卫生间仍然是合用，上厕所依旧排队。

还有一个烦恼，就是温度。老房子屋顶很高，窗户又大，到了冬天，风肆意地吹进来，洗澡的时候，花洒里的水一下吹散了，对于我们年纪大的人来说，实在吃不消。

有一段时间，我觉得，厕所这件事，这辈子是不是也就这样了？毕竟，住在市中心，我们老两口看病、买菜都方便。搬走，舍不得，厕所嘛，就忍一忍算了。

忽然有一天，居委会干部领着区里的干部上了门，一进门就要看厕所。问，把厕所一分为二，自家独用，赞不赞成？

那肯定好的呀。话说出口，觉得自己有点茫然了，我又接了一句，要出多少铜钿？

钞票不要操心。留下这句话，一行人又下楼去了邻居家。

很快，我们老房子里热闹了起来。先是设计师，拿着尺，把厕所的角角落落都落在图纸上。再是施工队，水泥、瓷砖、防水涂料，进进出出运来。

洗澡时极难跨进去的铸铁浴缸，搬走了。厕所里筑起一堵墙，把空间一分为二。新装淋浴、马桶，还有天花板。厕所里的穿堂风，没那么凉了。

只一个多月时间，两家合用的卫生间变成自家独用。等小区安静下来，推开厕所的门，墙面是暖白色的瓷砖，旁边是白色的抽水马桶。

我试着把一个小柜塞进两者间的空当里，刚刚好。过去，这样好的柜子，舍不得放在合用的厕所里。

阳台楼下那家人，还要不要去倒粪站，我不敢肯定。毕竟，原来是宿舍，又是出租房，外地人在住，有人会管他们“拎马桶”的生活吗？

又是出乎意料的一天，居委会干部带着人走进了那个女人的家。

上海市中心，最珍贵的就是空间，而那3间民居太小，最缺的就是空间，如何能造厕所呢？

有人提供了空间。准确地说，是有单位提供了空间。我听说，一家区里的国企，把那幢楼里持有的一间房让出来，用以改建厕所。

一间房，一分为三，都装上马桶。3家各自的卫生间，就都有了。

自此，小区里应该再没人“拎马桶”了。

我走到倒粪站曾经所在的位置。过去，这里靠外的地方是男士小便池，里面是倒马桶的地方。一年四季，味道时淡时浓。现在，那里是一个智能垃圾分类房。

在附近的花坛里，我种上了许多植物，想给小区增添一些色彩，让人知道，百年老宅也能住得有滋有味。

历史风貌区——马明玉的讲述

我叫马明玉，在黄浦区房管局工作。

上海有部历史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，开头写道：“为了加强对本市历史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的保护，促进城市建设与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”。

条例的一项重要作用，就是要保护上海城市的“老底子”。

2017年，上海旧改的“拆改留并举，以拆除为主”，变成了“留改拆并举，以保留保护为主”。这个变化，意味着改善市民居住条件的同时，更强调城市的历史、文化和传统。

黄浦区是上海“老城厢”所在地，历史风貌保护区域非常多。

南京路步行街，西头是人民广场，东头连着外滩。一般游客到这里，就是从西到东逛马路。但这几年，我经常往路的北面走。

从手机卫星地图上看，北面这一片，都是红色屋顶，像小洋房。走近就会知道，红色瓦片下是百年老房，却不是光鲜的洋房，而是二级旧里。

二级旧里是什么状态呢？随便拍张照片，窄小弄堂里，电线像麻花般缠在一起，半空中，几根竹竿穿过，挂着不知谁家的衣服。

走进楼里，又是另一番光景：十几平方米就是一家人，家家户户格局不一，像“七巧板”一样拼在一起，共同的一点是家里没有厕所，需要“拎马桶”。

我去调研时，碰到了76岁的程金鑫。他从出生就生活在这里。他刚记事时，是粪车到弄堂口收粪。一般早上四五点，人睡得正熟的时候，不论天热天冷、刮风下雨，家人都得从被窝里爬

出来，把马桶倒掉。错过这个时间，没地方倒，只能放家里，忍一日的臭气。

后来，苏州河浙江路桥边建了倒粪站，随时能去倒，不用再每天四五点钟起来。再后来，弄堂旁建了小便池和倒粪站，离家更近了，更方便些。

说到这里，他停住了。我知道，他没说出口的话是“盼旧改，最好是动迁，彻底搬走”。但贵州路地块，恰好就是历史风貌区，“拆不得”也“动不得”。这件事，这些年来他早已清楚，便也不再往下说。

贵州路地块，虽然“动不得”，却也忘不得。“拎马桶”改造启动，我们和街道、社区的干部一起，从那些挂着衣服的竹竿下面穿过，挨家挨户地走、看。

改造的方案，首先考虑室内加装。如无条件，就尽量抽户改造，抽出来的空间建厕所。实在不行，实施托底方案——租赁其他单位的闲置房屋，在室外安装厕所。

方案有了，难在实施。239户人家，各有各的困难。房子本就不小，还要挤出一平方米，空间是最稀缺的资源。天井、晒台、楼梯下面……施工队想尽办法找空间。

一户二楼的居民，家里好不容易挤出能装马桶的地方，楼下邻居却强烈反对，只能再调整方案。

改来改去，定了把马桶装在阁楼，排水从外墙墙面接到室外污水管，对楼下居民的影响降低。装的时候，还邀请一楼的居民亲自来看施工，最终才让两户人家都满意。

解决“拎马桶”，就是这样一家家去“将心比心”。

户内楼内都没空间的人家，怎么办？区里通过自行回租，落实3处房屋用来安装卫生设施。贵州路地块还协议置换“抽户”24户，置换出的空间全

府、相关各区区政府使用专项债，为“拎马桶”改造和“两旧一村”改造提供有力资金保障。如用金额表达，堪称天文数字。

对于我们基层干部来说，做好这件事，需要“螺蛳壳里做道场”的智慧，需要“把老百姓放在最重要位置”的初心，更需要“再难也要想办法解决”的担当。这些不是大话，也不能是空话，要踏踏实实、一点一滴落实到具体事务中。

房子“变形记”——刘小娣的讲述

我叫刘小娣，是天津人，也是“新上海人”。

印象里，大上海，光鲜、摩登、现代。直到我作为建筑设计师，参与到上海旧改项目的时候，印象才有些更新。

最难懂的，是一批徐汇区漕溪三村小区的房子。改造前，我曾经从它北面的路上经过。两幢3层小楼，居民在一楼门口洗衣，一抬眼，就能看见家里的饭桌和床。

这是一批北向的房子。作为设计师，我对空间、位置、方向都格外敏感。房屋朝向不同，采光不同，生活体验大不相同。

从资料上看，漕溪三村始建于1966年，待改的两幢楼里“挤”着170多户居民。每家面积十几平方米，3户人家合用一个厨房。更重要的是，两幢房子没有一个厕所。住这里的人，每天去小区对面公园公厕里倒马桶。

听说自己可能要参与漕溪三村原拆原建改造，我悄悄来到小区门口，想寻机进去探探。

“要看房子吗？”路过一位爷叔，以为我是租客。我顺势应和，跟着走进



▲速写《上海弄堂》，作者罗雪村。

部给居民做厕所。60户家中无法安装马桶的居民，卫生设施问题得到解决。

2025年6月，贵州路地块完成无卫生设施改造。

再去回访，程金鑫跟我说，那天他最后一次拎着马桶出了门，以后再也没有这个烦恼了。

从贵州路地块往西南走，是衡复风貌区，网上喜欢叫这里“梧桐区”，是上海“西瓜芯”一般的地段。

这里有个小区叫长乐邨，是上海优秀历史建筑。

长乐邨曾叫“凡尔登花园”。住过丰子恺、董竹君、莫非仙。住户们无不自豪地说，过去这里还属于上海“高档住宅”，一个门栋一户人家，独门成套的新式里弄，有属于自己的卫生间、淋浴房、厨房、大露台。

然而，人口激增，一个门栋拆成几户，最多时，住了近30人。“上海屋檐下”“72家房客”，是电视剧里的故事，也是上海普通人家真实的“蜗居”生活。

88岁的蔡宗河在长乐邨住了60多年。很长一段时间，他和爱人及其他3户老人共用一间厕所。我走进去，不到1.5平方米的空间，上厕所、洗澡都要排队。为应急，各家常年备着痰盂罐。

长乐邨的房子很有特色，比如屋顶，上尖下宽，像是一顶高耸精致的帽子，叫作“孟莎式”。“孟莎式”美观，可也有缺点：小区里树木落叶多，叶子落到屋顶上，继续往下滑，把排水沟堵得严实。下雨天，居民家里外返水，只能叫苦。

长乐邨要修缮，得修旧如旧、修旧如故，还要利于居民、便于生活。

整个长乐邨，房间通过腾挪、分割、让渡，增设了122处卫生设施。为了蔡宗河这样的老人，还要更新适老化卫生设施。

厕所外，腐朽的屋面、老化的砖木结构，全面更换、加固。房间外，花园、鱼鳞纹墙面、老虎窗等特色，全部保留。

如果用手机摄像头对准屋顶，放大看，上面加装了一圈金属网，树叶落下来，会被网拦住。物业定期来清理，排水沟再不怕堵住。

这些年，作为亲历者我心里清楚，解决“拎马桶”，背后是一项系统性工程，协调牵涉多个部门。上海市委市政

“好柿连连”。屋里实木桌、实木床、实木柜，都是定制。这笔花销，他很舍得。房子改造，一分没花，花4万块买这些柜子、桌椅，高兴。

68岁的顾兰妹，乐哈哈回到漕溪三村，领了新房钥匙。出了电梯开家门，第一步，奔去看马桶。

房子配了马桶，她不要，花了2500块，换成智能马桶。一屁股坐下，暖暖的；一按按钮，水哗哗冲走，她的眼泪也冲出来。她说，马桶拎了半辈子，最后拎进电梯房，变成了智能马桶。

这不是段子，是顾兰妹的好日子。回搬后的居民聚在一起，讲来讲去就4个字：翻天覆地。

电脑上，我把漕溪三村的新大楼裹上一圈红绸子，打扮得像一个礼物，发布在朋友圈，引来很多点赞。

但也有不足，比如晒衣服。虽然设计了晒台，但居民们搬回来之后反映不够用，所以又在一楼空地上增加了一些杆子。再如阳台，居民们都想面积大点，但受制于客观条件，不能完全满足。

城市住房进入存量时代，旧住房改造是一项长期的事业。在这个领域里继续发展，未来，我要更多听取居民的意见，把老房子改造成居民更满意的样子。

矿泉水——朱卫红的讲述

矿泉水的事，就发生在这个时候。两户邻居有矛盾，为了公用厕所哪家多占少占，龃龉多年。因为都有改造意愿，把双方请到一起，倒两杯清茶，想的是各让一点、撮合一下，也就谈成了。

没想到，话不投机，一方直接端起茶往人身上泼。好在水不热。就此多了个规矩，我跟所有居民区干部说，再开协调会，绝不倒热茶，只给矿泉水。一路走、一路谈，结合具体情况，有了4套改造方案：一是分割合用厕所变独用；二是鼓励居民拿出1平方米室内面积增加厕所；三是增加马桶位置提升使用效率；四是如果前三套方案都没法实施，就改造现有卫生设施。

逐渐有人愿意尝试。同意改造的居民由三成变成了七成。我告诉董阿姨，改造能推进了。她却没吭声。我知道，还有难题。

这次不是对门的租客，是房主，一位老爷叔。董阿姨想改造，厕所条件也允许，她兴冲冲找过去，老爷叔却不同意，问是不是需要，再问就是闭门羹。

我上门，要弄明白原因，爷叔很客气，却不直说。一次不成两次，两次不成三次。爷叔握不牢了，讲了想法。董阿姨是后搬来的，爷叔和原来的住户就有矛盾。董阿姨搬来后，装了个空调，没问他想法，装上了，声音有点响，就此有了意见。哪怕爷叔后来搬走了，心里还放不下这事儿。

都不住这里了，都是邻居，以前的事要就算了，我劝。

对啊，我都不住这里了，房子租出去，我为啥还要改？爷叔反问。

我想想，又抛出去一句话，愚园路这么好的地方，讲不准哪天又搬回来？爷叔不响。

前前后后谈了20多次，话说尽了。我告诉董阿姨，两家人的事，一头热也不行，只能再等。

等等，还真等出了效果。一天，爷叔踱进小区，跟我说起孙子快要上小学，愚园路上的小学又出了名的好。我递上一句，那在老房子里住一住，接送孩子上学，不是刚好吗？爷叔点点头。

两家人的事，总算两头都热了。董阿姨说到做到，一个厕所分两个，她主动多让些面积出来。等事情办妥，又专门做了面锦旗，送到居委会。留念的照片上，董阿姨在正中，笑得满脸灿烂。

岐山村不止一个董阿姨。这家谈完，再谈下一家。7个月，开了300多次协调会，几次嗓子哑得说不出话。最终，岐山村完成了172个卫生设施试点改造，486户居民家的环境得到改善。

我还留了个心。老房子有“通病”：一旦有人卖掉房子，邻居很快就把公用空间占上，后面人家进来，就会有矛盾，不吵不闹的很少。这次，所有改造的厕所，全都上图纸，标好、签字、留档，物业一份，居民一份，居委会一份，清清楚楚，不用再吵。

岐山村不是终点。居民区里，还有别的小区，其中一幢是“小梁薄板”，要原拆原建，建好后家家都有独立厨卫。

这么好的条件，也有人不同意，说房子早晚要征收，能拿一大笔钱。

我跟她说，这么小的一块地，哪个开发商会买？把房子推倒重建还给你，还不要你一分钱，这种事除了政府，哪个会做？她最终同意了。

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，旧改做不到一步到位，但总归会一点一点改变。现在“拎马桶”的现象慢慢没有了，以后卫生间合用的可能也会慢慢没有了，一定会越来越好的，对吧？

尾声

又是一个上海的早晨。

城市天际线下，弄堂里，跟着天光渐渐热闹起来。小孩子背着书包，老年人拎着袋子，外卖小哥开始送单了，馒头店有人扫码，“嗨，到账8元”。

声音鼎沸，一如旧时，唯独“哗啦啦”洗手拎马桶的声音，听不到了。

这样的变化，如春日追光，在这座城里不断生发。不变的，是承诺。

悠久的城，现代的城，人民的城。在这座城里，人们穿出里弄、走上大道，融入城市日常生活的节奏，共同沐浴新时代晨晖的金光。

大地

本版邮箱：dadi@peopledaily.cn

本版责编：马涌

版式设计：赵偲汝



▲速写《康平路一景》，作者罗雪村。

客进来，径直去小便。她斥责一句，对方竟还骂她。

讲到这，董阿姨的眼泪已经掉下来，她说，无论如何也要改，哪怕自己面积分小一点。

4年多过去，想到这段故事，我仍鼻尖发酸。这样的居民愿望，没法忽视，必须往前走。

还是用居民区工作的“法宝”——走访。带着居民区干部、设计师，挨家挨户地看，挨家挨户地谈。

老房子，有天井，伸两根梁出去，就搭出一间屋子。看到设计师上门，居民

他的新家里，挂着一个帘子，上书